

《南京照相馆》的光线

□林上军

初听影名《南京照相馆》，就感觉这是一部以小视角折射大主题影片。约了两个朋友一起观影，出来时，大家认为值得一看，我觉得比我预想的要耐看、要震撼。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这部影片中的暗示手法。

我感觉，整部影片的光线，自始至终几乎都是黯淡的。

这可以理解为导向的用心、匠心。

如此色调的处理，它符合照相馆对光线的要求。老式的洗印照片，必须是在不见光的环境下进行的，一旦曝光，相就消失，底片失效。

作为一部围绕一家照相馆来讲述抗战的宏大主题影片，讲述的是馆内的老百姓起初只想在大屠杀中保命，却因帮日军摄影师冲洗底片，意外冲印出证明日军屠城的罪证照片，面对日军暴行、同胞遭遇和民族存亡，他们最终决定冒死将这些底片留存的故事。

黯淡的光线，就是无声叙述着这段历史的暗无天日。

哪怕是邮差阿昌（刘昊然扮演的主人公苏柳昌）在大街上骑行、逃窜，光线也是如此黯淡，给人的感觉几乎没有白天，这符合当事人的心情，契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他的师父与逃难民众一起乘车开出去没多少

路，就被炮弹击中，汽车起火乘车人都被烧死，光天白日之下，光线仍是暗的。最后，高叶扮演的林毓秀带着相片终于逃脱魔爪，天空还是灰色的。当然，有的场景是晚上，但至少就笔者来看，在光线上如此着意处理的影片，似乎是头一次看到。

这样的光线处理，让影片更显得沉重，强化了主题陈述的张力。遭屈辱、被凌辱、受欺负，这是一段惨不忍睹令人窒息的历史，黯淡的色彩，让影片底色更加凸显。这是一段黑色的历史，日本军国主义一直意图逃避抹去他们的罪行，其实他们所干的见不得人的勾当，只不过是冰山一角，黯淡的光线说明

了这一切，灰色的天光下发生的故事反映了这一切。

值得一提的是，在照相馆老板金承宗的妻子儿女抓阄拿到通行证即将逃离南京前，他提倡大家拍合照时，其特意展示出来的一幅幅祖国大好河山背景图：庄严的北平紫禁城、秀丽的杭州西湖、热闹的天津劝业场、雄伟的万里长城等，此时，这些画面的亮堂感与原本一直黯淡的光线形成反差，让人们看到一种对未来的希望、盼头，光线的变化揭示了主题的表达、升华。

在这里，导演再一次用光线传递出一种声音、一股心声。

五峙山列岛赋

□郭倩梦

五月戊戌，时维天中，日朗澄霁，万物盎然，有访于五峙山列岛。五峙列岛者，地户雨东，灰鳖洋西北之七座岛屿。沧海扁舟，百越要津，星列翼翼，碧海乖隔，其名谓大五峙、小五峙、丫髻、龙洞、馒头、无毛、老鼠。信步甲板，明庶顺和，波澜濯濯，鸥影翳日，大千壮丽，喟然太息。

东溟崔嵬，鸥鹭闻闻；烟波暖暖，孤舟横绝；仙岛大观，斧柯烂尽。幻化珠玑兮神秀，临风慨慨而兴怀。遂作此篇以记之，赋曰：

五峙诸岛，灵洲神渚，朝夕横绝，玉岭金流。赤鸟赫煌，曜曜沧海披金甲；八练间遶，莹莹兰渚浮苍玄。列岛状异，犄角率褫；人迹难觅，嘉遁所向。大小五峙，巖岸岩崿；馒头秀颀，草甸杂还；龙洞耸翠，换锦数荣；无毛罗石，奇峰怪谲；老鼠蹁跹，陆然兀立；丫髻燕鸥，凌波翔

极。云来玉笋，丙火躔度初呈；天地造化，良禽择木方栖。故五峙之盛在乎丫髻，丫髻之精在乎燕鸥，燕鸥之粹在乎中华凤头也。

拾崖丫髻，碾锐石罅，敦阜微扬，绮钱半润，苒苒纷纭。陟麓顾视，波涛激荡；扞膺惶立，绝巘刻削。岩峿峻绝兮难攀，慷慨然而失其路。回斜萦纡，欲乞谢屐，登临崇阿，魂驰四极。风啸颼颼，滟滟冰砾，岚光翠漫，玉岫低俯。清晖煦和，提携指隙尘烟；云霓龙草，轻握掌间玉霏。

且夫丰隆馥彩，重霄滂滂千顷；其伯把雪，沧波邈邈万丈。洪波涓涓，泓然交错，沧深竟染，万派朝宗。神鹫九霄，乾坤仰止；世虑都捐，阴阳晓畅。旷劫道遥俗尘，人间沆瀣意气。嗟夫！江海沆瀣，远慕曹公登临志况；琴江芒屨，悉参苏仙离境慧悟。藏否荣悴，依依英雄；残岁诂几，如赤心。精舍无

碍，方寸匪畔不圆；得趣忘机，玉宇廓然不动。

噫吁嚱！钟灵既秀，良禽且集。绝壁卓岸，燕鸥轩翥云洞；层岩峭峙，中华强迹太清。九宇灼兮万里天，香冥方外化境处。中华燕鸥，神话之鸟，缙囿点墨，玉爪鸦青。素银翎羽，粹约婉媚将军；玄青灵台，傲睨威仪九五。若水漏际会，相鸣旬然；若形单伶俜，茆榻闲然；若碧落渊滴，鸞舞耐迓；若敛匿空谷，虚影叠焕。神州瞳瞳，有凤来仪；山川绎照，兆承弗祿！

窃遥闻鸕鹚栖梧桐，云端出灵洲。岛以鸥名，禽以山趣，陟阿远眺，何其任真。许由远避，澄怀佳不群；靖节风致，养粹畅沂咏。物外颀颀，行游任侠。欣逢清平，肺腑百感，所谓曠和盈云门，碧波浣浣尘；碾壁环白浪，青山擎奇琅。锦绣江山，翻翻骀纪，敢向龙宫问穹窿。柔祇厚德，猗歟盛哉；山河永固，祈以昌隆！

孤勇者

□木兰花

雨猝不及防地从天而降。忽大忽小，或急或缓的风裹挟着雨斜打在窗台上。我向外望去，天昏地暗，树影摇曳。这扣人心弦的时刻，有人等雨停，有人怪雨急，不知有多少晚归的人被困在了这个雨夜。

我静立窗前，凝视着风雨中的世界，一抹身影闯入我的视线——那是一位夜跑者。如此恶劣的天气，他满身风雨自山道涉水而来，为何没有在隧道口或者路边的亭子里停歇？他，不知来自何方，又将去往何处。

此刻的我，被他疾驰的飞奔深深震撼，心绪不禁随着他奔跑的节律而起伏不定。昏黄的路灯下，他的身影在雨幕下渐渐模糊。我多想追随他，一起感受他那内心的磅礴。他像一名孤勇的战士，心如磐石，步履未停，任雨水交织着汗水紧贴着身体一路顺流而下。他每一次坚定的落脚仿佛都是与大地深切的对话，他每一次急促的呼吸似乎都是生命的呐喊，那是他心中不灭的信仰。

风狂雨横，却无法撼动他内心的坚定，那是一种无所畏惧的心境与笃定，他以锐不可当的气势与风雨共舞。他的奔跑，力量与速度共存，决心与执着并进，这是对他体能的挑战，更是对他意志的考验。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这凛冽犀利的风，这热烈倾泻的雨，脚边是迸溅的水花，他却根本不畏风雨所阻。他忘我地沉浸在这场狂风骤雨的世界里，酣畅淋漓地穿行于苍茫的天地间，任由生命的热流肆意奔涌，他的内心深处只有无尽的洒脱和自由。

也许他不止奔跑在这样深邃而冷酷的夜晚——在他的世界里，他曾见证过满天星斗的浪漫和薄雾轻笼的山谷，他也追逐过雷和闪电的壮丽；他的身上缀满了月光的清辉，当然也有烈日下的熠熠光辉；他感受着运动带来的狂热，却也吟唱着生命的赞歌。深沉的雨夜，孤独的身影，坚韧的眼神，他是电，他是光，他亦是晴朗夜空中最亮的星，他点亮了迷茫的人前行的道路，也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沉寂多年的梦想。

目睹着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勇者，我想起了一位十年如一日的跑步博主。他以“跑马”之名去旅行，他不仅用双脚丈量了很多人到达不了的山河万里，还用他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度解读每一座城市的人文脉络，深情款款地将诗和远方全方位地展现给了我们。粉丝既被他火热的豪情感染，又被其非凡的文采深深滋养，一双双渴望飞翔的翅膀被点燃，激昂地展翅翱翔在广阔的天空中。

恍然间，我仿佛洞察到了他内心的执念。或许他也有这样一个奔赴马拉松的梦想，他用他深藏心底的炽热和日积月累坚持来破解成功的密码。

那一夜，我见证了一个平凡人如何在逆境中绽放非凡的光芒。他，风雨中的孤勇者，那是一种生命的豁达，一种梦想的执着。他以岁月的沉淀，彰显生命的火焰。之后，我一次次在窗台上看到了那个夜跑者坚毅的背影。原来，他一直奔跑在浩瀚的星空下，他的身影在万家灯火中穿梭而过，城市的霓虹映照着他坚定的步伐，他是这座城市一道不可磨灭的风景。

“纵横千里独行客，何惧前路雨潇潇”，正是这样的身影提醒我们，在风雨兼程的路上，以一颗从容与淡定的心去迎接生命的狂沙，梦想终将到达彼岸。

人生如逆旅，让我们心之所向，将每一处憧憬的风景，化作我们坚定前行的动力，铺就脚下坚实而真实的路途。让我们以无畏的勇气和沉稳的决心，去追逐心中的梦想，去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孤勇者。

浔阳楼头话旧事

□张洁琼

有师长跟我说，九江很值得驻足。但游览完庐山南麓的秀峰瀑布和白鹿洞书院后，留给九江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决定去浔阳江头看一次日落，寻一场旧梦，话一话旧事。

我们穿过一整片的居民区，走到尽头向左拐。一出居民区就是车水马龙的大马路了，熙熙攘攘很是热闹。抬头一看，马路对面就是浔阳楼。此时已经是下午六时多，盛夏的太阳仍高挂在天空，明晃晃地有些刺眼。但阳光映照在浔阳楼的红墙青瓦上，却有一股唐宋的风流。

浔阳楼最早应该是出现在唐代诗人韦应物的诗里“始罢永阳守，复卧浔阳楼”。德宗贞元元年（公元785年）的春天，韦应物还闲居在滁州的乡村。在那里他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滁州西涧》。令他想不到的是，那年的秋天他被朝廷任命为江州刺史，驻守九江。他顺流而上，从长江下游的滁州来到了长江中游的九江。在不足两年的任期里，除了闲暇登浔阳楼赋诗外，更多的时候他勤于理政，心系百姓，是个令人称道的地方能吏。也因此继韦苏州的美名后，他又赢得了韦江州的爱称。

但浔阳楼的出名更多的是因为《水浒传》。宋江在浔阳楼题反诗的故事让这座楼阁天下闻名。现在浔阳楼里的展览也都是以水浒为主题。一楼大厅左右两边的瓷板画重点描绘了浔阳楼题反诗，梁山好汉劫法场的情景。回想《水浒传》的情节，有意思的是，《水浒传》里宋江的第一次出场，旁人对他的介绍有这样一句：“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一个“吏道”纯熟的人，大体为人谨慎做事圆滑，即使因杀阎婆惜配江州，宋江还

是不愿意落草，梦想着有朝一日重返公门。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宋江这个在职场成精了的小吏在浔阳楼这种大庭广众之下题反诗，似乎有些不合常理。

施耐庵完美地用“酒”闭环了这个逻辑。犯了事的宋江在异乡独自喝闷酒。酒是催化剂，放大了心中的欲念，释放了内心压抑的情感，最终让一个小心谨慎多年的职场精英翻了车。这对于自古爱编制的山东人来说，真是莫大的损失。喝酒误事，果然是千古教训。

说到喝酒，不由得让人想到了九江的本地乡贤陶渊明。他在自传文《五柳先生传》中写自己“性嗜酒”“造饮辄尽，期在必醉。”他去喝酒就要喝个尽兴，一醉方休。喝到性起时，他一口气写下了《饮酒二十首》：“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一觴虽独进，杯尽空自倾”……

陶渊明能从官场说走就走，可以说，很大一方面原因是九江给了他底气。九江水系发达，水网交错，长江和鄱阳湖的交汇带来了许多便利。他的故乡柴桑更是在江湖平原与低山丘陵相混交连的地区。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家里又有累积四代的祖产“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只要经营得法，足以让一家人衣食不愁，因此这位东晋名将陶侃的曾孙以欢欣昂扬的精神面貌开创了一种全新的文人归隐文化。

后世的很多士大夫想学陶渊明归隐，但终无法复制。韩愈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归隐吃不饱饭，做官又难以胜任。也就是说陷入了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动的窘境之中。对于“躺平”祖师爷陶渊明，他们只能徒然羡慕罢了。但陶渊明真的完全“躺平”了吗？其实也不尽然。归隐后的

他感受到务农的不容易：“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早出晚归的辛苦劳作换来的竟然是“草盛豆苗稀”。

其实在“躺平”的日子里，他跟无数家长一样鸡过娃。可惜五个儿子都是“普娃”。于是，鸡娃没成功气极了的陶渊明写下了《责子》一诗：“白发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辞。雍端年十三，不知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五个儿子轮番被他揪出来责骂了一番。骂完后，陶渊明也只能自我排解“天运苟如此”，把一切归结于命运。儿孙自有儿孙福，唯有当下多喝一杯酒了。

登上浔阳楼的最高处，烈日终于成为了夕阳。落日隐在云彩后，云彩镶上了金边，天空被染得通红。江上忽起阵阵清风，吹散了云彩。一道夕阳的斜晖铺洒在江面，半江瑟瑟半江红。白乐天诚不欺后人。

想到白居易，不得不提琵琶亭。极目远眺，越不过不远的锁江楼，隐隐能看到楼阁的应该就是琵琶亭。白居易在九江做了近五年的江州司马，写下了大量的诗篇。其中最著名的一篇是《琵琶行》。一个京官贬谪边远之地，一个京伎远离故土。两位天涯沦落人的相遇造就了一段文学史上动人的情谊。因为这段情谊，从此浔阳江头静静地矗立起了一座楼阁——琵琶亭。

走出浔阳楼古朴的大门，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夕阳已然落幕，一轮明月挂上了夜空。那些浔阳江边的人和事随着滔滔江水滚滚向东，一去不返。只有江上的清风，仿佛吹过魏晋风流，越过唐宋繁华，如今仍然吹拂着你我。